

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假扮的天使

郭暮云 著

Angel in disguise



NLIC 2970701035



南京大学出版社

假扮的天使

郭暮云



NLIC 2970701035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扮的天使 / 郭暮云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305-08249-8

I. ①假…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1572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假扮的天使
著 者 郭暮云
责任编辑 张秀梅
编辑热线 025-83595844

照 排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30 千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8249-8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232319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整

假扮的天使 | 序

告别棉服，迎向春天

尉陈

儿时，在乡间，除过年过节之外，很少有什么热闹的日子可享受——除非谁家死了人。的确，在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我小的时候，葬礼仍可视为一场为乡亲们免费提供的盛大演出。统一着装的孝子贤孙、行礼如仪的吊唁亲友、亦步亦趋的送葬队伍、或真或假的号啕腔调……无不令大家感到兴致盎然。哪个宾客上香时错了礼数、哪个媳妇出殡时没哭出声儿，会立时触到乡亲们的笑点，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谈资。被邀来助兴的吹鼓手们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看点，他们收了丧主的钱自然要为丧主长脸，拼了命地吹拉弹唱，好让丧主的乡亲们过足看戏的瘾——我的印象中，甚至有为了看客们叫好而在灵前打情骂俏对唱情歌的。

现在回头细想想，这等将丧事办成喜事的民俗，看似荒唐，实有深意在焉。逝者已矣，活着的人却还要继续活下去，但死是一件多么令人绝望的事儿，目睹过死亡的人们要想丝毫不受影

响、若无其事地继续往下活，其实并不容易，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应对方式：死亡既无法面对，那就设法转移目光吧；痛苦既已成事实，那就设法将其冲淡吧；悲剧既无力承受，那就设法改成闹剧吧……挖空心思地将绝望审美化、艺术化甚至娱乐化，竭力减轻它对活人的打击。客观讲，中国式葬礼其实是一场动机相当慈悲的公益演出。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活着的人着想。葬礼，本来就与死人无关。

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总有一天，这演出也会与你无关。

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中有太多诸如此类的“演出”。我曾经一度特别喜欢南怀瑾先生的书。在一本书中，南先生大谈中华文化尤其是“诗教”的优越性：“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而在哲学家冯友兰先生那里，则把“诗教”换成了哲学：“现在许多西方人都知道，与别国人相比，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无论冯的哲学还是南

的诗教,在某种意义上,不都是那本意要助人忘忧解颐的“中国式葬礼”么?《耶利米书》如是说:“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郭暮云兄尝言,世上文章分三种:有益的、无益无害的和有害的。妨碍我们反思生命意义的“闹剧”、阻挠我们正视人生本相的“诗歌”、导致我们漠视信仰之途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不幸地属于第三种——就如同,使我们溺于温暖、安于寒冬却错过了最后一班开往春天的地铁的那一件棉服。

有论者提出,中国文学里缺少真正的悲剧,我想大抵也是因着“棉服”太多的缘故。其实说句公道话,纵观我们的地球村,岂止中国文学,整个世界的文化都有着严重的“棉服化”倾向。倒是中国古人说得好——置之九死而后生。是的,让我们赤露敞开,让我们直面事实,让我们置于死地,让我们走到尽头。那时,或许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有所不同,生命的境况亦将随之改变。章伯斯说“尝过死味,才有复活”,诚哉斯言也。

好的文化、好的文学,有责任向身陷致命严寒中的人们提醒其真实处境,并陪他一起走向那草长莺飞的所在,而不是以种种手段促其凭空生出如沐春风的幻象来,从而安于现状。

在我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在吞吃了大量的“中国式葬礼”类的书籍之后,所幸又读到了杨小凯、于彦志等诸先生的文章,心灵被深深地刺激到,生命随之发生了奇妙而可喜的变化。但回头

想想,几位先生的作品基本都属于散文随笔类,那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是算不得“真文学”的。而我所读过的那些“真文学”(即小说),却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国式葬礼”类作品。看来,好文章我已经读到了,但好的“真文学”,却还有待于发现。

直到2010年,读到了郭暮云兄的这本《假扮的天使》,才算填补了这个空白。无论从哪个角度,它几乎都算得我所读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里最好的一部。梁任公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演讲的开场白这样说:“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也有一点喽!”我也想说自己虽然没读过太多书,但在如今的世代里也算是比“正常人”多读了不少了,因此下这样的判断也并非完全无依无据。

我说了,“无论从哪个角度”,郭著都算得一部好小说,可见好处非止一端。但究竟是哪些好处、如何好法,我想还是应该交由读者自己去细品。剧透行为向来容易遭致人们的反感,我也并不想冒此天下之大不韪、面面俱到地展开来谈。按本文的整体思路,在这里我只想说说:若按作者自己设定的“三分法”,这无疑算一本真正“有益”的书;而按我的说法,则是一部告别了“棉服”、勇于正视并逃离“寒冬”、可以真正引领生命迎向“春天”的作品。

2011-3-17

于净月潭畔

目录

引 子

第一章 爱情的尽头 / 017

第二章 坚强的理由 / 044

第三章 突然的自我 / 060

第四章 荒唐的欲望 / 085

第五章 暗黑破坏神 / 105

第六章 你的脚印 / 118

第七章 地狱的入口 / 140

第八章 假扮的天使 / 157

第九章 我的名字 / 169

第十章 存在的目的 / 183

第十一章 无声的所在 / 215

引 子

“……凡事都将改变，除了改变本身。我终于破译了这一真理！”

哲学老师声若洪钟并不无自得地如此宣告之时，我一哆嗦，慢慢睁开了眼睛。

“凡事都将改变，除了改变本身。反正所有真理最后定是由他破译。”当邻座女生不失敏锐地指出他这一人格特征后，我终于渐渐从梦中醒来。这种白日的浅梦往往内容浮夸、略显做作，但醒时

的怅然若失倒是一定的。

“讲到哪儿了？”我问。

“资本主义行将灭亡。”

我闻着显然从她那里传来的淡而至于无的香味儿，不无感激地冲她笑笑。百无聊赖间，便疲惫不堪地将自家前额重又撑在课桌边沿。至此睡意全无。桌膛内泛黄的木板上写满了字。“性交乃人生真正意义之所在”，一句多少有点儿语法错误的箴言；为支持这一论点，旁边还画了一条状若火箭之物，仿佛意在说明：看，这下总该相信了吧；“吉大女生一回头，路旁吓死一头牛”；“XX是一坨屎啊，一——坨——屎”……

似乎方才遗失了什么在那梦里，是一块好像木盾的东西。我暗吸一口气，重又扎进梦的河流中努力寻找，然而寻觅良久仍无所得。至此方知重温旧梦一事委实难得异乎寻常。因此只得爬上岸来，象征性地拧干衣服上的水。

其时大约为十年前的一个五月天，风和日丽，春暖花开，我年仅二十，即将结束大二生涯。

自生而为人那天算起，就老是、老是、老是做着同一个梦。这梦因其反反复复廉价地出现，早已失去了戏剧性效果，而成为意识深处一个隆起的肿块，不痛不痒。然而这梦在白天出现，却似乎只有那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也是竟至于记住那样一节了无生趣的

哲学课的原因之一。

这梦的基本情节乃是这样：

我浮在空中，离地面大约一到二尺，感觉自己好像一支箭，在朝着太平洋深处某个小岛飞去。既然身为箭，说明必有弓，也必有持弓之射手。此人射术或精或粗，然而从“人做事多少有所目的”这一信念推测，箭靶之类东西应该是有的——并且不达目的，这箭决不得安息，这一点确定无疑。

这梦的恶作剧式结局每每如此：或者面前忽地出现一大条深渊，或者箭突然飞到了高楼边缘。因为只能悬空一到二尺之故，便无可救药地一头栽下去……随后哆嗦一下，渐渐醒来。

这种梦据说并非我一人独有（本来也只是吃普通饭睡普通床做普通梦的普通人）。精神分析学专家认为，这源于人类对远古树上生活的回忆，^①我大姑姑则说是小孩子长个儿的缘故。事实究竟如何自然不得而知，但就其“总是要给世界作出某种解释”这一点而言，大姑姑与精神分析学专家们倒不无相似之处。

例如论到小说，有人认为“凡事都属荒唐，并无意义可言”，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万事皆有所指，委实意味深长”。方家就此争论

①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年7月26日~1961年6月6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也是个精神科医生。他是分析心理学的始创者。荣格认为在潜意识中有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是人格中最深刻、最有力的部分，它是几千年来人类祖先经验的积累所形成的一种遗传倾向。这些遗传倾向被称为原型。各种原型在梦、幻觉、幻想、神经症中无意识地表现出来。相对于弗洛伊德的无神论倾向，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中充满了神的形象。

不休。大姑姑则指出：第一，小说是睡不着时一定要看的一种东西；第二，我的小姑娘以前谈起过类似问题。

不知为何，我屡屡被暗示与素未谋面的小姑娘相像。她三十岁时因疯癫死去，因此对于这个类比我着实有些不快。大姑姑见状好心劝慰：“也不是常常相似，只是偶尔相似罢了。”父亲则不失时机地补充一句：“常常像是形似，偶尔像是神似。”得得，这一来我更加郁郁寡欢。^①

凡事都将改变（除了“改变”本身，以及……），这话实际上果然不无道理。“变化，乃是存在的确据。”天地都要像块儿破布慢慢变老，宇宙中熵^②的趋势是增加。一物一人“尚可朽坏”，也许倒正是他“曾经好过”、尚有某种“好”的储备可供其坏下去的证据？若是腐朽得不能再腐朽，那便要归于虚无。哦，或者竟成为“不朽”？

听完我这番含糊不清的道理，时年六十一岁的大姑姑点点头，道：“说得真好，就是没听懂。不过我就知道一件事——吃饱了，才不饿。”言罢转身乐滋滋地去蒸猪肉芹菜馅儿包子，此乃她老人家生平最为得意之事。

①《世说新语·排调·四十二》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悦。

② 熵(entropy)指的是体系的混乱程度，它在控制论、概率论、数论、天体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都有重要应用，在不同的学科中也有引申出的更为具体的定义，是各领域十分重要的参量。熵由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提出，并应用在热力学中。后来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第一次将熵的概念引入到信息论中来。

那个被河水侵蚀十年之久仍未朽坏的木盾在此刻悄然浮出，似是联系其与河床上巨石的铁索突然被箭射断了。夕阳下金光闪闪的河面上，一块黝黑的木块轻轻漂动，有如上古英雄的墓碑。铭文早已模糊不可辨，然而勾划之间依然意味深长。它似乎要向我说点儿什么。我若有所动，仿佛记忆中尘封已久的一面镜子赫然摆在了眼前。这镜子不动声色地对盾说：“看，这个人。”^①我惊讶之余不得不依言而行。

十年。十年来，生活，这原本看来毫无引人注目之处的生活已经悄然将我改变。这一点无可争议。曾几何时，我暗下决心：如果可能，总要尽力做个好人。可是生活，这貌不惊人的生活却对我这话不屑一顾，只是一如既往例行公事般平淡地表示：那，这代价，你恐怕付不起吧。我将它的话谨记在心，从此咬牙前行。其间不断遭遇各式各样的艰难困苦，四面围攻，也曾力不能支，几欲倒下。每一次风雨稍小时我都会想：这一次，终于要出彩虹了吧？然而一次次的经历终于使我明白：

你要在苦难中学会经受更大的苦难。^②

诚然，“每个人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匍匐前行”。

曾经与一位中年丧子的老人谈话。在说到那个惨痛的回忆时，开始他语气舒缓，极为平静。那件事作为一个整体，经由时间

① 尼采：《看，这个人》，1888年出版（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Ecce Homo》）。

② 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

之河的冲刷已经变得较不令人敏感,可以放在心灵深处某个合适的容器中封存起来。可是在我无意中提到“橘子罐头”这东西时,他忽然怔了一下,接着喃喃自语:“孩子走的时候,吃的也是这个吧!”说罢便默默无言,之后以手掩面,接着抽泣不止,终于失声痛哭。

细节,如同灼热的针一样的细节,总是能一举刺痛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十年前的那个浅梦,此刻便令我悲不自胜。那些青春岁月此刻凝固成一幅平淡的素描,提醒你:它毕竟已然远去,无可追寻。有人指出:一段故事可以来源于一个“词语”。^①据说世界的产生也是由于创造者的话语。于是我尽力去追寻那个关键性的词语,并决定一旦得手便不惜一切代价留住它。于是我靠在窗边,就“怀念逝者之意义”一事反复吟诵不已,由此不得不写下这篇文章。毕竟,文字多少可以使得所欲表达的心绪较为光滑平整,反复梳理之后或可道出初衷。

第一个我所知道的逝者是中学时代的女友。

林的相貌不算十分出众,鼻子大了点(好像总保持在刚打完两个喷嚏的状态),眼睛不是十分有神,头发也未免泛黄了些。但

①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二章——灵与肉。

她的声音实在动听，极为讨好，笑起来也好看得不行，使得别人在和她交谈时总能倍感愉悦。她的脾气也是无可挑剔的好，无论对谁都彬彬有礼，一见面便嘘寒问暖什么的，俨然一副知心大姐的样子。再加之其功课了得，因此当班长也属顺理成章之事。

然而她患有某种肾病，也曾因此几度休学。所以，我十七岁那年，她不是十九就是二十。

有点让人费解的是，她在学校里并无一个像样的朋友。时常见到她不无凄凉地独自在校园里走来走去，那光景活像失眠之人身披条纹睡衣在自家楼下懊恼地踟蹰。

恰好我也是如此。于是，也就渐渐要好起来。

每天下午放学到晚自习之间的一段空闲，作为课间休息未免太长，而要回家吃饭却又稍显紧张，因此大家便都在附近随便吃点儿什么。

她却跟着我这个住校生一起去食堂。

吃饭时她的嘴多半用来说话，菜浅尝辄止，馒头从不染指。

所说的话远比平常根据她滴水不漏的表现而令别人以为她会说的话庞杂十倍，并且话题转来转去，毫无关联。然而据她说，我却总能用一两句恰到好处的话将其串接起来，使她的话显得井井有条，熠熠生辉。

每当此时，她便停下话头，不无感激地瞅我一眼，好看地一笑。

这笑乃是我中最中意她之处。

随后她继续下一个话题，再下一个……直到我把勺子轻轻一

扣以示吃好,她才会停下,是不折不扣的戛然而止(即使这话题已经进行到了再怎么说不该断开的地方),径自去洗刷餐具。

那种串接别人话语的能力并非我的什么天赋或地赋、人赋。实际上,通常而言,我在想要表达什么时往往不够得体,时常令人尴尬。只有在和她一起时,我的话才好像有意义。

“芹菜,可是很能壮阳的哦!”一次她看我打了芹菜,便附在我耳边郑重其事地说道。我不明白何出此言,想来或许是因为病的缘故,她对于什么滋补、食疗之类颇有研究,因此芹菜一物确可壮阳也未可知。^①

我不动声色地将最后一口咽下,道:“我姑姑蒸的菜包子也总有这个。”

饭后,她邀请我去她家,说是她爸爸出差了,我可以去看球赛。这提议不坏。每晚宿舍里的聚众打牌早已搅得我头昏脑胀。如果看完球赛后再回来,他们应该睡下了。

五点钟时开始下雨,晚自习照例停上。这倒好,可以早点去。我买了些零食,一起和她坐公交车去她那位于供电局家属院的家。

一进屋她便钻进浴室去洗头。我则百无聊赖地打开电视,撕开话梅包装袋,又开了罐啤酒。

她洗头的时间惊人的长,真怀疑她是把头发一根一根用力搓洗来着。

^①《本草纲目》中记述芹菜主治:女子赤沃,止血养精,保血脉,益气,令人肥健嗜食。

等待的时间里，换了十五次频道，吃掉半袋儿话梅，喝干一罐啤酒，与她的猫交手三次，两胜一负。

她出来后身披浴巾坐在梳妆台前，朝着镜中的我嫣然一笑：“帮我梳头？”

这要求不知道怎么拒绝，也没有恰当的理由拒绝，所以我依言而行。

她头发稀疏，梳起来倒也并不费事。

镜中的她定定地看着我，表情之生动至今难以忘怀。看来她对于我能为她梳头一事甚为感动。既是如此，我便越发抖擞精神梳将起来。

不知她用的何种洗发水，那淡而至于无的香气融化在空气中，让人心里轻轻一颤，不由得便欲屏息倾听一番。寻觅良久，我又略略靠近她的鬓角一闻，却仍然无法破译这一真理。

之后，两人默默看电视直到十点。

她再一次伸手去拿话梅时，袋子空了，最后一粒剩下的果实刚刚放进我嘴里。两人的目光不由对视一下，都微笑起来。于是我将最后一粒给了她。她微微一抖，那强度恰是五厘米开外的心跳。随即她脸色发红，起身回自己房间去了。片刻后她再次出来，专注地看着我，似是期待我如同抖开精灵的银色玫瑰手杖——上边系满粉色蝴蝶结的那种——一般再说出什么奇言妙语，好使得这气氛变得浪漫，好发出某种明确的讯息，好让她能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感觉。这确是一种刹那间的严肃行动。于是我说了那几个字。